

新 潮

第三卷

第五期

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新潮出版社編行

為美國盟友辯誣

蕭遠

每個國家在外交的運用上，都有其獨特的傳統的作風。國家氣魄的表露，都有深長的根源。如民族精神、傳統政策，以及國力之強弱與否，難以我們說其國有決決之風度。某國是暴發的濤頭，試以美國與過去的日本為例，這個對照不是最明顯的嗎？憑此區分與認識，我們可以說美國外交作風之不同於日本。正如大學教授之不同於都市流氓，如果有人想把今天美國外交軍事人員在中國的舉措，影射為日本人過去在中國的行徑，這不獨厚誣盟友，而且且暴露了舊日的居心。過去日本軍人在中國一向是奉命揚威，造成事實，然後其外交官有了藉口，或者故意就地解決，造成了中國政權的轉變，或者扶甲抑乙，擴大與延長內亂，以收漁人之利，試問美國人在中國關係史上，曾經這樣做過否？再說今天美國盟友有沒有這樣做的必要，而且即退一萬步，假定美國盟友中也難保不無一二停滯之徒，更想這樣做，試問依美國的軍政系統，這種企圖有達到目的之可能嗎？美國軍人不可能逾越政策的界限，自造事實，他們沒有日本式的帷幄上奏權，沒有法子奉制，乃至認取其國務院，他們又不能結成團體，以推托膠海相來要挾政府，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坦率誠直，其執行時亦復表裏一如，上下連貫，有人偷欲強加曲解，適足暴露其居心的鄙惡而已。

根據以上論述，我們對於最近若干人士渲染的「美軍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一點，覺得是非不可不分，錯誤不能不辨。於此略加申論。

照宣傳者的行徑看，一是想硬派「美軍」與「美國」之間有所不同，以為魏德邁將軍的措施，是與羅斯福及杜魯門總統的政策「相反」，他們的技巧，是對美國不反對杜魯門總統，但集矢於魏德邁將軍及其所指揮的美軍。想把魏德邁

短評	為美國盟友辯誣	行新政用新人
論	評毛澤東主義	齊步走
論軍隊國家化		葉青
「解放區」論		姜孔淵
略論戰後建國問題		唐叔光
報紙報入與立場		張太風
向言論界進言		宋雲父
郭沫若的孔子論		楊一之
柳詒子的詩詞近作		簡芻文偉
嚴重注意擴大武裝中的幾個問題		中共
密文件		
「民主」與「抗幣」		江甯通訊
我所知道的		姚
		民里

德寫成爲梅津與土肥原，離開美政府與魏德邁，使魏德邁去政府的信任，予以撤換，並指其駐華美軍。二是恐怕陣開不成，於是企圖挑撥美人民不信任政府，提起美國人民與論出來反對美政府，以搗亂美政府的外交步驟，且鼓動中國人民不信任美國的友誼。三是誇大其詞的結果，還想造成美國與蘇聯或其他盟邦之間的惡感。

但這種居心惡毒的宣傳，顯然是白費氣力的。正如前面說過，全世界人士都知道美國外交政策的運用，絕不會有如法西斯國家的那種作風，美國軍人更不會有如某些人士所影射的，製造政策而非執行政策的那種行動，在華美軍的任務，以及何時撤退，美政府已有明確的表示，誰也不會懷疑美軍在華的動機，他們是依照同盟條約對日反攻和受降計劃，協助中國國軍開往各軍駐紮地區，以及受日軍投降。中美軍隊今日開往受降的路線和港口，都是從前中興預定着反攻的路線和港口，都是軍事防衛的地區，與某個人所謂「解放區」斷不能混爲一談，「進攻解放區」或「武裝干涉中國內戰」更從何談起？

在抗戰期間，中國政府和人民，歡迎美軍來華協助，在受降期間，中國政府和人民，一樣歡迎美軍在華協助。美軍在中國戰區協助我們作戰，可以提早抗戰勝利，美軍協助我們受降，也可以加速受降的工作。中國人民今天渴望受降的完成，秩序的恢復，救濟的實施，建設的開始，那裏有反對美軍在華協助受降之理？在抗戰期間，美軍是中國人民的友人，受降期間一樣是中國人民的友人。有人今天反對美軍協助我們受降，這與過去他們反對美軍協助我們對日作戰，其行爲

是一樣的，這些人本不是中國人民之友，所以他們反對中國人民的友人，也並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他們的所以離間和反對美軍，有的爲了和國軍爭奪受降，在國內製造內亂，延長他們的非法割據。

中國人民都能辨別是非，分清黑白，決不容許少數人對於並肩作戰打倒共同敵人真心誠意協助我們的美國友人妄肆誣毀，這是一種妨害國交的違法行爲，應受民意和國法嚴重制裁的。

行新政用新人

不久以前國內曾經喊出「行新政，用新人」的口號，它實在門羅着不少理由，因爲它是抗戰建國同時並進的進行中所應得的真理，但是有人把它當作黨爭的幌子，還當然是不可以的，即把這視作新進政客謀求出路的呼號，也是不應當的。我們倒應該把它看做建設新中國新政治的一個必須注意的重大事實。

第一，是爲了貫徹民衆精神。第二，是爲了做到盡善其才。第三，是爲了提高行政效率。這三個理由在表面上看似乎不很充分，因爲「善人」不一定不能代表「民主」或不足謂爲「人才」，甚至因爲用了「善人」，行政便大成問題，我們的意見却不盡然如此，主張用新人並非反對用舊人，而是說革命黨一定要在體質與能的原則下，大膽地吸收新幹部，輸入新血輪，若使人之有

生氣，國家本條，使有才幹有志向的人，都直有接參與政治的機會，發揮其才幹，服務於國家建設。所謂有才幹的人，並非一定是行政經驗豐富的脚色，或高座清談之流，也不是所謂年高望重之輩，而是要年壯力強，能說能幹，有才而能幹，有志而氣高，爲富有革命精神，能苦幹能幹硬幹快幹的，才是今日新政治作風下的新政治幹部，我們觀察目前都市至鄉村各級行政底「人」與「事」，設非這樣澈頭澈尾地振作一番，此根深蒂固的積疾，是不易去掉的，新政治建設更談何容易！

最近 元首頒發手令，諸軍人不得充縣長，新縣長應以經濟人才充任之，其用意所在，我諷之下，實在令人興奮，其謀國之誠，給與所謂「舊人」或「新人」之感召，應有如何之反映！前幾天浙江省調動縣長一次，達二十五人之多，如此作法，諒來也是爲了合乎「行新政用新人」的「風」。

評毛澤東主義

毛澤東以武裝爲背景，全國民衆成爲中共黨的首領，他的黨員不獨喊着「毛澤東的方向」，就是黨的方向，而且還提出所謂「毛澤東主義」，作爲思想上的武裝和政治上的標榜。

毛澤東主義的內容如何，我們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首先，從毛澤東的思想淵源說起。

第一、它是繼承中國歷來農民暴動的流寇思想。證之毛澤東從領導「兩湖秋收暴動」失敗，到今日之割據陝北，全部歷史，與過去的黃巢、張獻忠、李自成之流的稱兵叛亂，原無二致，是道地的流寇主義和上山主義的作風。供其驅使者，也都是盲從的農民，因此，說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十多年來的武裝活動，是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的繼續，亦不為過。

第二、它是接受馬克思列寧的組織思想。假如毛澤東單憑農民暴動的方式，自然不可能成功當前的局面，它還運用了近代的組織方法。毛澤東們以馬列主義相號召，其實對於整個馬列主義的理論，毛澤東是不甚瞭然的，而且它們的所作所為，也根本與馬列主義無關。不過毛澤東却抄襲了馬列的組織原則，尤其是列寧關於黨的組織和武裝組織方法，十餘年來，中共雖東竄西逃，但其組織，則始終沒有完全瓦解，原因就在此。

其次，我們略論一下毛澤東主義的輪廓。

第一、關於「新民主主義」。近年來毛澤東大嚼他「新民主主義」的論調，認為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在現階段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從而再進入「社會革命」的階段，馬克思主義在今日中國的具體應用，就是「新民主主義」，並且曲解「新民主主義」，就是「革命的三民主義」。這種論調，誠如中共國際派所批評的「曲解馬列主義」使「馬列主義庸俗化」。事實上新民主主義，既不是馬列主義，也不是三民主義，而是倫理兩者一部分合成，可以說是馬列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雜湊，不獨對中國革命實際無補，連中共黨內有識之士，也多不能同情。

第二、關於領導作風，毛澤東現在總攬中共的黨政軍大權，其領導方式由家長制而日趨獨裁，在組織上確定領導一元化的系統，使其獨裁企圖成為合法制度，並且強調所謂「黨性」，反對「人性」，使中共黨員變成絕對服從的奴隸，和毫無獨立人格的機械。更進行所謂「整風」與「坦白」運動，打擊異己份子，凡是非毛派，都無法在中共組織中立足。因此，在中共黨內毫無民主與自由可言，其各級負責人的言論文字，都須經過審查才能發表，目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已完全法西斯化了。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知所謂毛澤東主義與馬列主義無關，也與三民主義無關，他的顯著特點，和流寇主義，法西斯主義，却有着深切的血緣關係，這是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士，不可不明白的。(正紀)

齊步走

現在是建國時候了，這不是一二個人的事，而是全國同胞每個人應有的責任，但是有些人却忽略了，認為抗戰勝利了，一切都太平了，盡情地享樂，忘記了抗戰的目的，除了戰勝敵人外，還要建國。於是建國難財的貪官污吏奸商，又一變而在發勝利財了。中下階級人士受了物價的剝削，生活上透不過氣來，看了眼紅且眼黑，以為社會永恆就是這麼一個黑暗的社會，不混水摸魚

是傻瓜，不及時享樂是錯過光陰，誰願意建國問題，那麼遠大的目標！

這類人在目前，無論夫後方與收復區，都佔大多數，尤其是都市裏很普遍，他（她）們被都市享受贖蔽了一切，只享現成的，不知去創造，只有佔有慾。

剩下建國工作只是少數人的事，這問題這樣國的情況，在效率上是會多麼慢而且低哩！

我們不應該讓這個情況繼續下去，我們需要齊步走的精神，需要以戰時總動員的精神來建國。主席已昭示我們「勝利不是休息，復員不是復原」，那麼我們就要一掃過去頹風，振作起來向前進！很期望最高當局，對人民管教委衛用一種鼓勵精神，使人民每一個都負有直接或間接的建國工作，有一分力的盡一分有十分力的盡十分。不要讓相反的道路，有一部份人在走着、徘徊、或後退，是建國的障礙，必須把他剷除！

建國是一場體育運動，只有大家「齊步走」，聽從一個最高指揮官的口令，才會收效果！

(航)

言論公正	歡迎
消息靈通	直接訂閱
印刷精良	惠登廣告
發行廣大	

社址：杭州清泰路
 發行人：吳望倣

論軍隊國家化

葉青

軍隊是國家的，只有國家擁有軍隊，這在今天，是一種普遍的事實，理由呢？政治學者說得很明白。國家由土地人民主權三種要素構成，而主權尤為重要，備有土地和人民，不成為國家，必須要有主權，甚麼是主權呢？主權就是權力，「權就是力量，就是威勢。」；力量最大的那國，中國話說列強，外國話說列強，機器的力量，中國話說是馬力，外國話說是馬力。所以權和力量在是相同。而力量之最大者是軍隊。所謂軍隊，是特別具有武裝的力量組織。主權以軍隊為基礎，並專有之，所以就成為最大的力量。因此它遂表現出至高無上的性質來。國家之能對外抵抗侵略，保障土地和人民，對內施行統治，皆賴土地和人民者，即在於此。

這就可見軍隊是屬於國家的了，並且為他所專有。誰來負責組織軍隊和運用軍隊的責任呢？政府。原來政府是國家底機關，所以行使政府，以外保獨立和內維統治的。因此除開國家，除開政府，任何個人，地方，人民，黨派等都不能有軍隊。如果有了，主權便分散，國家就必然要發生分裂，割據，內戰，叛亂或政變等情事。因為有軍隊就要有稅收，就要有土地和人民。這豈不成為一個國家了嗎？國父說「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那句話，非常正確。這時出現了國中有國的現象，整個國家遂被分裂，被割據了，「物莫能兩大」，有兩大或數大。內戰便不可免。其欲奪取國家主權以組織政府者，即發生叛亂或政變。所以軍隊必須為國家所專有，主權才能保持唯一而不可分的性質。

中國近幾十年來，軍隊不專屬於國家，除開政府外，個人，地方，人民黨派皆有軍隊。軍閥是個人有軍隊的結果，亦是軍隊地方化的結果。民間為地方軍隊，亦為人民軍隊之一種。所謂民軍，商團，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隊等，都是人民所有的軍隊。在共產黨組織蘇維埃政府時的「紅軍」和「赤衛隊」日而有的游擊隊以及形式上改編的十八集團軍，都是黨派的軍隊。因為這樣，中國近幾十年就不斷發生分裂，割據，內戰，叛亂或政變等情事。於是國內呈出混亂狀態，政治難上軌道，經濟難以發達，人民難以安居樂業，飽食暖衣，這就使革命建國難得完成了。如果軍隊屬於國家，或者說所有軍隊國家化，那末軍閥和民團，民軍，商團，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以及「紅軍」都沒有了，這豈不一切皆好嗎！

所以軍隊國家化不僅是組織國家的理論需要，也是維護人民的實際需要。當着抗戰結束中國完全走上建國階段的時候，軍隊國家化有徹底實行的必要，任何個人，地方，人民，黨派都不能有軍隊。否則主權分散，國家不成其為國家，還有甚麼建國可言呢？誠然，所以今天非做到軍隊國家化不可。

但是，所謂軍隊國家化，今天有甚麼軍隊沒有國家化呢？很明白的，就是共產黨底軍隊。十八集團軍名屬政府，實屬共產黨。新四軍被解散了，共產黨又非法的成立起來。此外還有所謂「民兵」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隊伍，總之，一切實際為共產黨所組織指揮的軍隊，全都是共產黨底軍隊，即人所稱的「共軍」，這在共產黨也是承認的，但共產黨常以一個政黨自居，政黨不應該有軍隊，這是政治學底要求，前面說得很明白，同時，這也是民主政治底要求，民主政治就是放下武器，訴諸討論，所以世界上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政黨有軍隊的事實，共產黨大叫民主，就不應該有軍隊，然而它竟有了，這不是十分矛盾，十分不合理的事嗎？

共產黨於是藉口於人民底軍隊以資掩飾，它以為它底軍隊是人民底軍隊。用「人民」之名來壓倒一切，你反對它便是一「反人民」。其實，人民也不應有軍隊。前面根據政治學已經指明了形形色色的人民軍隊之不應存在。軍隊是國家底權利，只可有國家底軍隊之一種。人民既組織了國家，就不能再有軍隊。而組織以後，國家底軍隊，就是人民底軍隊。確實，軍隊底兵員，餉糧和武器，都來自人民。它的作用也在保護人民及捍衛其所共有

的國家。在民主政治時代，尤其如此，國家為人民所有，為人民所治，為人民所享，怎能說國家底軍隊不是人民底軍隊呢？當然，它不能直接由人民來組織和運用，而屬於政府。這因為政府是國家底機關，合法的機關，所以國家底軍隊成了政府底軍隊了，但此政府底軍隊時時結底，仍是人民底軍隊。除開國家底軍隊或政府底軍隊，沒有人民底軍隊可言。人民底軍隊是不能外於國家底軍隊或政府底軍隊而存在的。如果存在了，那就是非法的人民軍隊，亦即非法的軍隊。不是擾亂國家秩序而發生騷亂，便是破壞國家統一而發生分裂，或是改變國家組織而發生革命。總之國家不能保持其安定狀態了。

這裏，再許有人要說共產黨底「人民軍隊」是爲了革命吧。共產黨雖以革命爲自居。其與國家軍隊或政府軍隊對立的「人民軍隊」，是以否認現存國家爲前提，含有改變國家組織的意思。它以民主之名行革命之實，所以違背政治常規和民主原則而組織「人民軍隊」。這樣，它就有理由了。但所謂革命作何解呢？毛澤東說：「中國革命底歷史過程必須分爲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過程」。所以革命是分爲兩個階段的。現在呢？「在現在抗戰的階段與戰後徹底完成民主共和國的階段，都是三民主義的階段，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階段」。這便可知「所謂民主共和國」了。因此共產黨宣稱它「願與中國國民黨：……長期團結一致」，「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另一方面，國民黨和蔣主席都決定召開國民大會以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完成民主政治底建設。可見共產黨所要做的全與國民黨及政府要做的全相同，這表明共產黨在現實的政治方面是跟着政府「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毛澤東）了。如此還用得着革命嗎？又以誰爲革命底對象呢？所以今天講民主是用不着革命的，因此也用不着「人民軍隊」了，那末已有的「人民軍隊」就不是爲用於革命，而是爲用於騷亂和分裂，這樣的「人民軍隊」，根本不應存在。

從此種種，可知共產黨底軍隊不能以人民底軍隊之名來掩飾其違法之性質的。它確是沒有存在的任何理由。共產黨在這裏就只以國民黨有軍隊來自解了。它以為政府是國民黨政府，所以政府底軍隊就是國民黨底軍隊。既然國民黨有軍隊，爲甚麼共產黨不可有軍隊呢？這是錯誤的見解，政府雖是國民黨政府，而政府底軍隊則仍然是國家底軍隊，不是國民黨的軍隊。很明白的，英國的政府是勞動黨政府，但英國底軍隊並不是勞動黨底軍隊，如果說是勞動黨的軍隊，豈不令人發笑嗎？也許共產黨要提出北伐以前盛行一時的「黨軍」之名來吧。那時，廣州開辦黃埔軍校，建設了「支新軍」，完成了統一廣東的工作。這支新軍曾被稱爲黨軍。但在法律上並無根據。國民政府把這支新軍和其他各軍編爲國民革命軍，最初有六軍。這種國民革命軍是人民的軍隊而不是國家的軍隊，因爲那時的國民政府並非全中國的政府，而只是統治革命區域的革命政府。但反對對峙軍閥以完成半革命底未竟之功而建立民主國家，是必要的。所以國民黨從前之組織人民軍隊以從事革命，不能成爲共產黨今日底口實。彼一時，此一時期，未可一概而論。及北伐成功，國民政府遷到南京統治全國時，國民革命軍之名遂不復存在，概稱爲中國陸軍。其數量除原來那支新軍外，增加很多。而內容則包括了各省所有的軍隊，這是真正的國軍，即國家軍隊。

這裏，也許有人要把軍隊中設有國民黨的黨代表和黨部及政治部拿來說吧。既設有這些，那就不論法律上叫做國民革命軍或中國陸軍，實際上還是黨軍，即國民黨底軍隊。這也是錯誤的見解，原來軍隊之設有黨代表和黨部以及政治部係模倣蘇聯。蘇聯在十月革命後成立的軍隊，就設有這些，但從未有入因此遂說蘇聯底軍隊是蘇聯共產黨底軍隊而不是蘇聯國家底軍隊，如果有人這樣說，那也是要令人發笑的。既然如此，爲甚麼就可說中國底軍隊是中國國民黨底軍隊而不是中國國家底軍隊呢。須知北伐以前軍隊之設黨代表和黨部以及政治部，在於以黨底主義，政策的組織，紀律底力量來加強並保障軍隊底革命性，能使命令貫徹，戰鬥力增大，忠於國民政府而不叛變沒有把軍隊變爲一黨所私有的意思。北伐以後，黨代表撤消，政治部改爲政治處，以從事政治訓練，成爲教育機構，黨部則仍舊。這已經比蘇聯底軍隊不同得多了。抗戰發生，政訓處復改爲政治部，但未設黨代表，其性質不似北伐以前，目的只是在加強政治訓練以增進戰鬥力而已。本年五月，六全大會通過撤消黨部，於是軍隊中就只有教育性的政治部了。有人以爲撤消黨部就是國民黨軍隊底國家化，因爲此舉即不承認未撤消黨部前的軍隊爲國民黨底軍隊。這是不對的。軍隊中有黨部，不過表明國民黨在國家軍隊中有黨務活動而已。好比學校中有黨部表明國民黨在國立和私立學校中有黨務活動一樣。學校中有黨部並未改變學校底性質。國立仍是國立，私

立仍是私立，那怎能說軍隊中有黨部就把軍隊變成黨所有的去了呢？中國底軍隊沒有黨部了，蘇聯底軍隊還有。那末中國共產黨為甚麼不說蘇聯底軍隊是蘇聯共產黨的軍隊而一定要說中國的軍隊是中國國民黨的軍隊呢。這顯然是於理不合別有用心的。

老實說，任何黨派底軍隊乃至個人底軍隊，只要那個黨派或個人佔有了國家機關，換言之組織了統治全國的政府，其軍隊即為國家底軍隊，因為政府的軍隊就是國家底軍隊之故。蘇聯的軍隊在實際上可視為共產黨底軍隊。但因共產黨組織了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國家底統治權，所以共產黨底軍隊就是政府的軍隊，就是國家底軍隊。拿破崙底軍隊在許多方面皆可視為個人底軍隊，但因拿破崙執政成功，遂組織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國家底統治權，所以拿破崙底軍隊就是政府底軍隊，就是國家底軍隊。為甚麼呢？因為國家是公共的，政府為國家底機關，亦是公共的，不論黨派或個人，只要組織政府，便是佔有公共的機關，即能代表人民，行使國家底統治權。這樣，便是公而非私，合法而非非法了，至於組織政府的方法雖有種種，並有是非可辨，但從政治上說，只被承認事實。因為國家不能無政府，而政府又是公共機關，所以任何政府只要存在一天，其所作為皆公而合法被視為正統。

今天中國究竟是那一黨組織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國家底統治權呢？國民黨。因此就令它有軍隊，也屬於政府，屬於國家，而是政府的軍隊，國家底軍隊了。共產黨有組織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無資格行使國家底統治權。所以共產黨底軍隊不是政府底軍隊，國家底軍隊，那便是私黨的和非法的軍隊了。這是不應該有的。因此，共產黨底軍隊須交給國家，受政府底指揮，如前所說，它既不是為革命，而又大叫民主，怎不當如此呢？所以軍隊國家化是說共產黨底軍隊國家化。有些人不明白這點，以為軍隊國家化是說共產黨底軍隊要交給國家，國民黨底軍隊也要交給國家，這是十分錯誤的。國民黨早已沒有軍隊了。

其實軍隊國家化是共產黨底軍隊國家化之一點，就共產黨自己承認的。請看「政府與共產黨會談紀要」吧。在「基本方針」方面，政府與共產黨「雙方同意」蔣主席所倡導之：「軍隊國家化」。而在「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項下所說的軍隊國家化，完全是就共產黨底軍隊而言。所謂「中共所領導的抗日軍隊」，所謂「解放區民兵」，不是共產黨底軍隊嗎，所謂「縮編」、「駐地」、「人事」等等，不是共產黨底軍隊國家化問題嗎？所以「會談紀要」中的軍隊國家化，就是共產黨底軍隊國家化，與國民黨不相干。國民黨在今天沒有自己的軍隊了，這個「會談紀要」是共產黨底代表簽了字，又經共產黨底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換句話說，共產黨也承認軍隊國家化是共產黨底軍隊國家化；同時也不否認國民黨沒有軍隊那一個承認，在共產黨是一般的。「新華日報」在最近兩月以前，大教毛澤東來重慶舉行會談以前，對於政府底軍隊概作國家底軍隊看待，對於共產黨底軍隊實了。這種軍隊則稱為「八路軍」、「新四軍」等等。這是鐵的證明。

當然，最近兩月，共產黨改變了態度。「新華日報」把政府底軍隊，國家底軍隊稱為「國民黨部隊」或「國民黨」而把「八路軍」、「新四軍」等則看作國家底軍隊。雖是在這期間發表的「會談紀要」表明共產黨未承認國民黨有軍隊而只承認共產黨有軍隊，但是「新華日報」底態度還是一樣。這個理由何在？很明白，這不基於客觀的事實判斷，而基於主觀的黨性要求。如我們所知，共產黨有軍隊之一點，是不合於政治原理，亦不合於民主制度的，它要把政府的軍隊推稱為國民黨底軍隊，說國民黨也有軍隊，而後它纔有話可講，有詞可托，這在鬥爭策略上還有別的好處。第一，把政府底軍隊看成國民黨底軍隊，便是否認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國家統治權而為一公共機關的性質，這可掩蓋共產黨有軍隊即為破壞國家統一的罪行。第二，說國民黨有軍隊就能使它破壞統一的罪行帶上黨爭底色彩，這不僅可以減少人民對於它的反對，且可以使人民採取中立態度，不幫助政府。以上兩種好處，共產黨今天都得到，這就是說人民中確有受騙的人。

我們一定要問事實底真相。今天國民黨沒有軍隊，其他的黨也沒有軍隊，只有共產黨纔有。所以軍隊國家化，就是共產黨底軍隊國家化。也要把共產黨底軍隊國家化了，共產黨問題！共產黨就不肯把它底軍隊國家化。所以「會談紀要」中「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政府與共產黨「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一事，共產黨迄今不派人到重慶來，人民如果真要避免共產黨發動的內戰，必須運用輿論的力量，使共產黨的軍隊國家化從早成為事實。

(完)

論「區放解」

淵孔裘

在陪都的參政院，最近舉行了一次茶會，當周恩來報告完畢後，孔庚參政員以「何謂解放區？」相詢，主席王雲五先生恐引起糾紛，乃宣布散會。顯然，這次會議是在不良空氣下結束的。

孔庚參政員此一問，姑不論他是否問得其時，但這一問題之值得質詢，確是國人所同感的。

「解放區」定義商榷

所謂「解放區」者，當然是指從敵人手中攻克的失地而言，歐洲若于國家早就用過這一名詞。但中國共產黨人之引用這一名詞，除前面普通涵義外，另有它的特殊含義，即，不僅指攻克的敵佔區，也指從政府手中侵奪割據到的地區而言。中共一方面宣傳從敵人手中「解放」土地多少多少，一方面承認從未過敵人的「陝甘寧邊區」，也是「二十九個解放區中的一個」（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而所謂「陝甘寧邊區」，正是從全國統一的行政區域中割據而成的。

「解放區」一詞，在抗戰期中，為要利敵佔區對照，或可引用，當敵人業已投降，全國復員以後，始再引用，便很不妥。「解放」的反面，是「壓迫」「束縛」，難道今天除了中共割據區以外，還有什麼「壓迫區」「束縛區」嗎？全中國已經解放了，還有什麼「解放區」，顯然是割據領土分裂主權的行為。

區域所在問題

因此，如果以為中共所稱的「解放區」，都是從敵佔手中奪回的失地，便是一種誤解。真實的解釋是：「解放區」者，中共根據獨立之特殊區域也，解放二字是中共「革命」過程中的宣傳詞令。

所謂「解放區」，據三十三年九月中代表林祖涵在參政院上的報告，共有十五個政府單位，同年十月，周恩

來在延安國慶紀念大會上演說，說有十七個抗日根據地，今年四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和八月十六日朱德致蔣委員長電文中說，共有十九個。這種數字之增加，並不足以說明「解放區」的擴大，而祇是中共為便於宣傳炫耀所列舉的宣傳字句，大凡有中共武裝部隊活動的區域，中共便自稱為「解放區」。且所謂十九個者，又並不全是大塊的完整的所有的行政區域，（下面另作分析）而是依據中共自己對命名名的政權區域統計而得，例如所謂「晉冀察區」「晉冀魯豫區」之類，僅為一種「邊區性質」。

關於「解放區」的區域所在，朱德電文說：「在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河南、山東、山西、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十九個省區內建立了十九個大地的解放區。」據我們所知道，其中陝西、甘肅、寧夏、三省是從來沒有過過敵軍佔領的，在這三省如果有一「解放區」，則是和抗戰無關的。又在遼寧、熱河、綏遠、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區內，或則被敵佔領地區並不多，或則雖有淪陷區，但並沒有中共所謂「大塊的解放區」，試問閩東南人民，福建的「解放區」在那裏？江西的「解放區」又在那裏？湖南的「解放區」更在那裏？或者說：在那些地方都有共產黨在活動，所以那個地區就叫「解放區」了。然而，這祇能當作笑話來談，與事實無涉。而且，共產黨來了以後，陷區民衆，不僅未得「解放」，且要承受一種捐稅服役的負擔，人民處在敵偽的重重剝削壓榨之下，「解放」從那裏談起？在福建淪陷區，從來找不出任何一個中共組織的政權，在江西和湖南淪陷區，除了有幾個寄託於中共武裝部星期的鄉保政權外，實在並沒有「大塊的解放區」。

中共黨人又不斷宣傳，「解放區」共建立了「民選縣政府」達「九百一十五縣」國人常被這一龐大數字所震懾，事實上，除「陝甘寧邊區」外，被中共真正掌握據守的城市，只有「二十八個」（見三十三年十月周恩來在延安國慶大會演說詞）據本年六月底，「延安總部」自製「中國抗戰敵後戰場形勢要圖」所列，共黨所佔縣城，連「陝甘寧邊區」四十餘縣（共黨擅自增劃）在內，也是共只六十九個。這「二十八個」城市，都是遠處敵軍軍事交通線的邊境小縣。

所以，所謂「十九個大塊的解放區」以及多少縣政府，都是誇張其詞的說法，實際上是不健全不確信的。

從未有過版圖完整的

按之敵後實際情形，除了華北數省，因了中共部隊極大力量逼走中央留置敵後的抗日軍政力量（如張蔭桓、朱懷冰、于學忠等部），而整據地區較外，其餘華中華南敵後地區，敵偽佔領點線以外的廣大地區，都在中央軍政力量領導之下，繼續抗日，當然也有中共武裝部隊出沒其間，但從來不曾有過一大塊的，帶一色的中共「解放區」。

關於這一點，不妨引述一件發生於新華日報的笑話。

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新華日報為配合一件報導「解放區」的通訊，刊佈了一幅「豫鄂湘贛皖解放區略圖」，將「東到宿松馬當，西到襄河，北到信陽羅山，南到石首華容」的地區，一起當作「解放區」。事後有一位名叫樂山的讀者，寫信去詰問，原信說：

「看到一月十七日貴報登的豫鄂湘贛皖解放區的地圖，不禁懷疑到貴報報導的確切性。我是湖北人，據我所知，解放區中的湖北，沒有一個縣城解放了，而我的故鄉××縣，一個重要的都市，都沒有解放。如果這樣的縣份，可稱為解放區，那麼貴報至少有誇大的毛病。以後登地圖的時候，最好分等次，完全解放的，用方格表示，半解放的，用斜線表示，未解放的，用空白表示，這樣一來，可免除讀者們因感覺一個地方不確切，而懷疑到所有的解放區都是如此。」

這一詰問，請得很對，登備湖北人要問，浙東人、贛北人、綏西人、……都可作同樣問的。新華日報當時對於這詰問，延遲到二月十八日方始在報上答復說：

「如果要用地圖表示出來，我們所得到的材料，還很不充分。」「不過重要的困難，還是在於每個解放區內，完全解放的地區，還沒有連成一氣，而是完全解放的（根據地或中心區）、半解放的（游擊區）、和未解放的（敵佔區）三種地區互相錯雜相間，因此很不便於製圖。」

和上面答復讀者來函的同一天，新華日報還刊載了一篇宣傳「豫鄂湘

贛皖解放區」如何如何的通信，同時仍附了一幅該「解放區」的地圖，編者於圖旁註了一行字說：「全區各縣城都仍在敵人佔領之下。」

對這一點，周恩來也承認的，他說「我們也承認解放區還有他的缺點和弱點，這就是……各個解放區是被分割着，還不是一個聯成一片的圖完整的解放區。」（見本年七月十三日在「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會」報告）

由上可知所謂「解放區」，是「三種地區錯雜相間」，並沒有完全「解放」，也「沒有連成一氣」，「版圖完整」而且往往「全區各縣城都仍在敵人佔領之下」。我們懷疑，既然「解放區」是這樣一種情況，那末，中共所宣傳的「解放區」人口多少，土地若干，這數字是如何計算而得的呢？所謂「安居樂業」「豐衣足食」又是如何而可能呢？對於中共的宣傳之誇大性，我們都可作如是觀的。

區域的來源

現在，我們研究中共所稱的「解放區」是從何而來的。

據朱德致蔣委員長的電文中所說，是「在敵偽佔領而為你所放棄的廣大淪陷地區中……經過我們八年的艱苦奮鬥了近百萬方公里的土地。」「大部包括了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來敵偽所佔領的中國城鎮、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

是否完全如此呢？

如前所述，朱德所舉的十九省區內，陝西、甘肅、寧夏等省，從沒有被敵偽佔領，「解放」何來；而其他省區內，豫浙西、蘇北等「解放區」，則明明是政府的抗戰根據地，而遭受中共所佔領的，與敵偽無關。至於其他「解放區」，也並不是中共向敵偽「艱苦奮鬥」的，而是一種中共鐵壁存在的狀態。因為「三種地區錯雜相間」，在敵後游擊區，雖有中共活動，但政府的領導力量，也依然存在。在敵後游擊區的空隙內，中共為了肅清中央的抗戰力量，反一貫採取與敵夾擊政策，或扯離敵策，迫使中央力量退出，讓他能單獨存在於敵佔區空隙間，這種地區，雖名為「解放區」，蘇北、魯南、太行山是這樣的，中共自稱為「八路軍的天下」的華北，更是如此，與「解放」無關。

還有一點，就是中共部隊現在散佈得很廣，但部隊駐在地並不能當作一個特殊區域，更不能有特殊政策。抗戰部隊多得很，從沒有聽說過其某部有「解放區」，也從未聞其某部可以代表某「解放區」，甚至割據這一地區不放，連民政、經濟、稅收都包辦起來。如果全國國軍部隊完全如此，他這還他向敵偽「艱苦奮鬥」的「解放區」而不放，你說這是你向敵偽「艱苦奮鬥」的「解放區」也不放，那末這個國家還能成其為國家嗎？何況，十八集團軍的作戰地域，就師部原來規定，本只在第二戰區的山西境內呢！

「人民」力量的懷疑

或者中共要提出「人民團體」和「民選政府」，來證明「解放區」的存在。其實，出現「人民團體」和「民選政府」並不是重要的事，還有一種「人民團體」和「民選政府」，至多僅能算是「三種地區錯雜相間」形勢下，三分之一的人員活動，三分之一不能概括全邊，何況，即使這三分之一，也只是共黨武裝下的寄生物，共黨軍隊未去前，並未產生，共黨部隊一旦撤離，便不能存在，這是衆所週知的事實。

所以，除了「陝甘寧邊區」以外，並沒有一個完全受中共控制，真正完整統一的「解放區」，現在中共的所謂「解放區」，無非意味着在「三種地區錯雜相間」的地區內，有着中共的活動而已。

中共黨人一定再說，「解放區」內如何「民主」，如何「自由」，為割據根據地，但事實如何？國內外人士，除了別有用意替中共宣傳者外，都已明白。以所謂「首屆解放區」如「陝甘寧邊區」為例：有無「各黨各派」的活動，可以證明結社是否自由；有無反對的報紙，可以證明言論是否自由；在所謂「民選」中，有無共黨以外黨派的自由競選，可以證明有無真正的民主；至於連老百姓也得跟着一起做的「整風運動」，坦白運動「反特鬥爭」「肅清小廣播」等等，可以證明思想、行動、生命是否有着保障，有無「特務機關」和「政治犯」；；；；凡此，都可問問人民，得到答復的。「首屆解放區」如此，「次席」「主席」「解放區」的情況，可想而知。

總之，「解放區」內的政治活動，文化宣傳等等，無一而非中共武裝

部隊支持下的包辦舉動，與人民自願無關，與「各黨各派」也無異，明白自是共產黨的割據和專制。

誣職是割據的藉口

因為「各個解放區」；；；；還不是一個聯成一片版圖完整的，所以中共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使之「聯成一片版圖完整」，在「三種地區互相錯雜相間」，或者三種力量（中央的、敵偽的、中共的）「錯雜相間」的形勢下，中共第一步，是乘敵偽進攻的時機，驅逐或消滅中央的軍政力量；第二步，是當敵偽投降後，乘機盡佔原為敵偽盤踞的城鎮，做到「聯成一片版圖完整」的完全割據。

為這，中共對於國軍過去的抗擊敵偽或是對敵反攻，現在的在敵軍駐紮的交通綫和城鎮受降接收，一律誣職為「進攻解放區」。然而，前面說過，「解放區」本不是清一色的中共世界，國軍在自己保衛着的地區內行動，在敵軍的交通綫和城鎮受降，並不涉及中共「解放區」，怎能誣職為「進攻解放區」呢？

「解放區」問題怎樣解決？

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記要中，「關於解放區地方府問題」中共方面曾提出：「政府應承認解放區各級民選政府的合法地位」。

這一要求，仍還被中共所堅持着，並且和中共軍隊問題一樣，可能向是政治協商會議中最困難的議題。而在政府方面，認為「解放區名稱在日軍無條件投降以後，應成為過去，全國政令必須統一。」這一方針，恐也仍必堅持不改。

我覺得在區域劃分，行政人選，政制，法令；；；；等等方面，如果完全承認今日中共割據「解放區」的現實，那是割裂統一破壞紀綱絕不合理的錯誤。

如前所述，所謂「解放區」並不是「聯成一片版圖完整」，而是「三種地區錯雜相間」的，各地政府在敵佔城鎮以外，繼續行使着政權，現在敵軍投降，原被敵軍佔的交通綫和城鎮，由國軍收復，省縣各級政府都在正式還治，如果於原有省縣行政機構之外，再承認割裂拼湊的於法無據的

編者小言

本刊遷來杭州以後，印刷條件仍限制我們不能準期，這對讀者對我們，都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本期以台刊形式出現，仍是印刷問題影響所致。

X X X

時局黑暗混沌，什麼時候能夠清朗，全看我們人民的力量能不能團結起來，真實實的說話和行動來定。本刊為適應時局，加強發言力量起見，準備從明年（第四卷）起，改出週刊，充實內容，更忠實的服務於人民和國家。

X X X

怎樣充實內容？在前幾期，我們會揭宗過本刊的編輯方針，是着重於評論現實，提實建議，促成全國的和平，統一與建設。在這一目的下，我們熱誠期待讀者諸君踴躍惠賜稿件，祇須言之有物，文字精簡（每篇最長不超過三千字）的論著，不拘文體，一律歡迎。

X X X

本期各篇，自信都相當充實。短論雖短，但都已說了所應說要說的話。葉青先生和編者本人的二篇論文，對於流行的二個口號，或則從口號本身的真義上去闡發，或則從口號的內層去分析揭露虛偽和錯誤，很可給讀者以正確明晰的認識。張太風和宋公父二先生的文章，對於言論界應具備的立場和態度，有嚴肅正確的論述，是糾正謬誤的自由主義病的良藥。楊一之和司馬文傳二先生，對「政治目的」下的大文豪大詩人，如郭沫若柳亞子先生們的文章，予以分析批判，也很有力。至於發表秘密文件「嚴重注意擴大武裝中的幾個問題」之意義，我們在原文前面，已有說明，我們歡迎讀者就這一文件，發表讀後的感想。

X X X

姚鈞先生：請示最近通訊處，並請繼續賜稿。

時形政權並存着，便等於政府自己否認了原有合法的政權。必須指出，中共此種經由黨部的決定，擅自更制或增設行政區域，是違憲違法的舉動，並且根本上未經人民同意，早為有關各省各縣人民所反對的。政府對國家對人民負責，萬不能承認非法的而否定本身的合法。從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記要上看，中共方面第三次提出的方案，會仍然承認原有的省區和特別市，以及省市的行政機構的合法性。所以，中共沒有理由，堅持「解放區」行政的時形現狀。

真正的解決中共割據地區，即所謂「解放區」的問題。我覺得中央對於接受中共推行政人選，繼續任用抗戰期內地方產生的抗戰行政工作人員一點，在無特戰前原有的省區和行政區的原則下，使他們參政，這是可予考慮的。如果有那一政黨提出縮小重劃省區或行政區的主張，這種主張也必須交經政府，慎重研究，通盤籌劃，根據立法手續來辦，萬萬不能在軍事割據情況未改正前這樣做。不然的話，等於承認軍閥割據，這對今後國家的統一建設，是一個很大的後患，為歷史和民意所不許的。

或者說，在「解放區」重新來一次自下而上的人民普選，選出的各級政府，請由中央加委。這話在原則上也是可以考慮的。不過我覺得必須注意幾個前提：一、必須做到這普選是真正自由的，無拘束的；「解放區」內非國家軍隊一律不准過問地方民政和民運工作。二、這種普選暫時只能到縣級為止，省級民選必須等憲法頒布，省的地位確定以後，方可實施。三、普選工作的主持領導，要由省縣原有合法的行政機構擔任，為使選舉任務圓滿完成起見，更不妨由政治協商組織監督團體，監督各黨派合法進行。總之，廢棄「解放區」的名詞，維持政府政令統一的條件下，合法地進行無拘束的自由的人民普選，避免任何私有的控制干涉割裂，這是解決「解放區」問題的妥善方案，中共如果真正誠意維持國內和平，實踐民主團結，是不應該拒絕這樣一個方案的。（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於杭州）

略論戰後建國問題

唐 叔 光

抗戰勝利了，全國上下尚須共同努力的就是建國成功任務。主席於今年國慶日訓示我們：「革命責任尚未盡，我們更應該策策策策力，同心同德，以期建國的成功。我們全國同胞工作的目標又有一個，就是「建國第一」以告我國同胞。」陳誠將軍也說得明白：「現在抗戰業已獲得勝利，中國外在的阻力，將隨戰爭而消滅。至於政治經濟的落後與社會傳統習俗的鋼鐵，亦必由此抗戰所得的慘痛教訓而逐漸覺悟。所以我們展望革命光明的前途，自然感覺無限的慶幸，唯吾人須知我國對日抗戰的勝利，只能算是民族主義的成功，今後還須努力推行民權民生主義，以求三民主義的全部實現。換言之，對日抗戰的勝利，只是消除了中國革命外在的阻力，必須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實現以後，才算劃除了中國革命內在的障礙，才能達到國民革命最後目的。同時軍事勝利，祇是勝利之花，而其護花之葉，生花之根，是更有待於吾人今後多方面之努力，使經濟政治文化與時俱進，以深增國力的根本，而保障此次抗戰所得的勝利。」

讀此可知今後建設新中國，主要是掃除內在障礙，第一當是國內統一問題，國內主權不統一，就不足以建設富強的新中國。第二是既稱為民國，當從速完成民主政體，提早實施憲政，以符民國之實。不民主就不能適應時代潮流，人民就不會支持它，就難保內政的統一，這與前一問題息息相關的。第三當是人民生活的改善了，中國人與美國人生活比較要差一世，人家是用機器生產，我們大部工業仍停留在手工業時代，致國內人民還是大貧小貧，這就要建設工業化的國家，解決大眾生活上需要，（非日常用品的生產當在其次）最低限度要使人可以溫飽。總括戰後建設新中國主要課題是三個：一、鞏固國內統一，二、實現民主政治，三、促進工業化與改善人民生活。

一、鞏固國內統一

國內統一問題，成為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士上下一致矚目的問題。最顯明的就是中共問題應如何解決。幾月來政府與中共代表談判，斷斷續續，而各地的軍事衝突仍在演進。截至目今東九省接收事件重開談判，情勢已較好轉，政治協商會議亦預定日期。固然戰事仍未停止，政治協商會議結果不得而知，但中共黨人葉劍英稱準備作戰十年，以武力為後盾，好壞仍未放棄階級鬥爭那一套，國內統一問題是有暗礁存在的，不過這暗礁的存在，主政當局當然知道，只要今後政治設施的進步，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的統一是要大家安定下來，保持和平局面，以政治建設來鞏固它。今日之國際現勢，中國在英蘇二大國之間，我們需要兩國來同情協助我們建國，決不能自己內亂，引起人家鄙視，受人家利用，把中國做角逐之場，甚至做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火藥山，拿人民當炮灰，這代有見識的政黨不應談出此，看看國際局勢，非相忍為國無以生存。以曾親臨過，政治協商會議舉行期近，大概是這些賢達都具有這同感吧！協商會議當是一個建立當前和平的會議吧！

無論政治協商會議商政治之統一，及軍事三人小組會協商軍隊之國家化，目前最高限度也不過是形式的，中共即是一個政黨，也要作政治鬥爭，實質上的統一是有待於政治的進步，這我們是不必憂慮恐懼的，因為用政治方式去解決，比較軍事方式，是更難得全國人民同意的，這就只要求之於人民，不必要求國外任何勢力，引起國際糾紛。最理想的協商結果，應該是和平建國，是一個和平局面。有了一個和平建國時期，容納各黨

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參加建國工作，在政治上大家去努力，看誰的成績好，讓人民去看，讓人民去選擇，全國旅行普選，那個當選，就是那個當政，不必火氣太重，從事武力鬥爭，只許政爭鬥爭，政治鬥爭並不是不統一，鬥爭是服從前提，只有經過政治鬥爭的政治，就可以真正的統一，才會是穩固的統一。

二、完成民主政治

完成民主政治問題，首先是舉行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民政府原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以國府遷都及政治協商會議之召開，約在明年五月以前當可舉行，政府負責人已發表談話，制定憲法之後，當是行憲開始之時，那時的民主政體，必是自下而上的；由人民行使四權自下而上成立民意機構。選舉政府官吏，這是民主的形式；民主的實質，還得讓民衆自由發揮民意，雖然在憲政時期，各政黨都可作政治活動，都只能以政綱政策相競爭，各自宣傳爭取民意，然後選舉的結果，就可合乎大多數人的民意，產生的政體，才是真正的民主政體。

要談民主，要談政治民主化，我們不向意中共武裝式的民主，武裝式的民主只有威脅，不是自由的意志。政治民主化的前提，首先是要施行軍隊國家化的。固然我們要發掘無階級的呼聲，但不宜施行無階級專政的，尤其是武力專政，控制民主，使民主抬不得頭，這不是全民政治，這與資產階級專政，我們是同樣要反對的。不過防止資產階級專政及土劣把持民主，倒是當局值得注意的重要問題，在中國要從封建廢墟上建立新的民主政體，在歷史傳統上是難免舊風氣阻礙新風氣的。這問題政府除了積極教育宣傳外，應把選舉程序法規及一應手續處理得公正嚴密，尤其戶政要確實健全，對公民身份鑑定要切實認真，不使有違法份子參加，對公職候選人檢覈，要把學歷放寬，重視經歷，重視各界的人物，不要偏於仕途人物。使社會中奮鬥出來的人物，得受羣衆選舉，尤應推行競選演說運動，各以政見，爭取優勝，使羣衆能熱烈參加，則民衆選出人員將不敢輕易失去羣衆信仰。決不能公文政治，讓一些承辦人員閉門造車了事，這是實施民主政治必須要防止的。

三、促進工業化與改善人民生活

關於促進中國工業化，時賢及專家，已有許多論著散見書報雜誌，國民黨六大也會通過工業建設綱領，對實施方法範圍管制與運用外資及人才等均有原則上之規定，本文不加討論，所考慮者為與前二課題有關的工業化與改善人民生活問題。所謂工業化即產業革命，然以中國人口之廣，文化水準之低，古老人民必大多數趕不上時代，無機器生產之技能，正如華府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高爾頓陶伯所說：「中國人口號稱四億五千萬，然在工業化之初期，仍必感覺人力缺乏，蓋中國目前耕種方法，尚未脫原始窠臼。」所以在工業化初期，政府應顧慮到古老人民的生活，以古老方法生產成本較高，應維持其市場，使最低限度得以溫飽，防制工業化出品打擊手工業出品，這是目前治標應有之策。治本之策，尚須派大批技術人才，深入鄉村，訓練古老人民，實地指導科學方法與新的技術生產，使將來不發生失業問題。這是政治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要有些人窮奢極樂，有些人無衣無食，人民生活成問題，自然會變成鬥爭，不管有產無產，因為中國舊式的產業與現代工業化的產業之不足抗衡的，產業將有新的定義。此為走上工業化的坦途不可不注意。要政治的民主，必先做到經濟的民主，民國建立三十餘年，政治上倡導民主甚久，何以一般勞苦大眾，漠不關心，正是經濟生活不能安定，無間過問政治。政府顧慮到經濟上的民主要求，人民行有餘力，則可以參政，才是真正民主的一天。那時不管中共如何煽動階級革命，是必不會有效的，統一就真正鞏固了，民主政體才會十分健全。

四、結論

總結以上問題均有連環性，正如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一樣。我們不必去焦慮國內統一問題，因為這個可以與時俱進的，蔣主席人格與事實終有變化反對者的一天，所以主席委曲求全設法尋求政治途徑解決中共問題，是值得國人擁戴的，目前全國呼聲要求也是和平局面，相信政治協商會議諸公，總該為國相忍共作政治上努力，和平建國。不以兵戎相見吧！

向言論界進言

宋公父

民自己關心是非並且過問是非，這才能使少數違背民意胡作妄為的人，不敢妄為到底，並且聽令在民意監督下解決紛爭。言論界是人民前鋒，民意代表，對國事發言，必須具備這種精神，抱這種態度，方是克盡責備。

最近言論界對於中共問題的看法，很多忘記

中共問題漸次嚴重以後，言論界關心特切，不斷呼籲勿使事態擴大，此種為國為民的熱忱，誠令人敬佩不已，不過正因為關心之切，在報導和評論時，難免不自覺地發生了若干錯誤，失去了輿論公正的意義。

試先問何謂公正？公正並非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是非非橫稜兩可之謂，而必須是能夠明辯是非主持公道抑邪扶正。對於中國國事的看法，祇能聽外國人士來做到「客觀」(事實上外國人士仍多有偏袒或先入為主的成見)，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不應離開是非觀念來求空洞的「客觀」。如果國人個個都對國事用「客觀」一詞，站到純第三者的「旁觀」立場去，則國事將交由何人來過問解決呢？所以，「客觀」並非「旁觀」，並非逃避是非，而是過問是非，主持是非，這纔才算得是「公正」。

中國的內政問題，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要想「公正」地瞭解國事，也不能離開中國人的立場，要由人民自己關心是非並且過問是非，這才能使少數違背民意胡作妄為的人，不敢妄為到底，並且聽令在民意監督下解決紛爭。言論界是人民前鋒，民意代表，對國事發言，必須具備這種精神，抱這種態度，方是克盡責備。

報紙、報人與立場

張太風

報紙為誘導人類共同生活活動之向上，適應潮流，創造時代，改造社會，移易風俗為目的；以傳播民意，反映民意，啓迪民智，交流民情為手段的一種言論工具。其所表現的，可視為一時代一社會之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發達與否的標尺。報紙於今日社會文化之關係既如此重大，則作為新聞從業員——報人，其職責之重要亦可概而見之。並且，報紙報人兩者關係密不可分，報人必以報紙應達成之任務為任務，以報紙為達成其任務之手段，而為今日人類「共同生活」必不可少之組成份子。人稱記者如戴「無冕皇冠」，其與「皇冠」有別者僅無「冕」而已，其因報紙影響社會生活重要性，決定了他底社會地位原非偶然。

進一步言，報人是人，人者政治動物，由人所操縱之報紙，其所論述者，無非人類政治生活之記述和反映，從而，報紙之為政治產物，殆亦無半點疑義。因此，我們可以說，報紙報人，由來於政治，生活於政治，而又作用於政治，今日所倡導之新聞自由者，正富有政治作用，無如有人以為報紙報人一經「自由」之後，可以超越於政治之外者然，所謂超越政治，即若置身於清淨境界；可無須與人世同沉浮，因以「自由主義」者自居，而沾沾自喜，莫說這最意識錯誤，恐怕他如有作用。其實所謂自由主義者，亦是一種社會思想，為某一時代之人類生活指導原則，惟其社會之存在，人類之生活依存，即表現為社會之組織力，社會之組織力，即為政治的基本條件，自由思想為構成某一時代之政治要求，而以自由主義政治制度為之適應，以滿足當時人類社會的生存活動，可見自由主義者亦為一種政治主張，顯然有其政治立場，試問報紙報人自鳴自由主義者，何以超越於政治？既然不能超越於政治，則便不能沒有立場，這是非常明白道理，何待多說。

不過，真正為自由而揭舉自由的，為自由而戰的亦不可以離開政治，所以今日在市招上翻弄花樣的，驟在自由旗幟下面的，不乏反自由之徒，在輿風作浪，假借「新聞自由」，以吹其與自由思想背馳的政治主張，如在新開夾縫裏，報紙屁股上，大展其身手，拍賣其「喪」了的「心」，提出種種：含沙射影，冷箭暗放，為「自由」毛子搖旗吶喊，如此掛羊賣狗，連自己心靈的自由都被他們的「祖國」所剝奪，還配談什麼自由呢？所以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以今日某些作風加以品評，這是自由以外的自由，政治陰謀下的一張面幕一着有人瞎馬，祇有賊害自由，何嘗是鼓吹自由；然而它却正剝奪了今日若干自居自由主義者的報人報紙的醜態。

我們以為一張報紙之產生，必有它底一定的立場，而代表某一部分人的思想或生存意志，因為人

了這種應有的態度，這言了「公理」和「公正」的意義，我在下面試指出幾點，提供參考改正。

(一)是將中共問題稱做「國共問題」，又將政府和中共之間的商談，稱做「國共談判」。意思是說中共問題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今日的中共問題，不是政黨和政黨間的普通爭執，而是一個關係着「革命」全國的暴力集團，割裂政權軍權和中央政府對內對外的問題。中國中央政府雖然受着國民黨的領導，但中央政府自有他獨立尊嚴的地位和使命，決不能說政府就是「國民黨政府」。任何民主國家，如果有一在野黨割據軍權政權，和政府對峙，政府當說割據者是一「叛變」，決不致把可說是在野黨和在野黨的爭執。今天我們來看中共問題，應將它看作武裝的共產黨和國民政府敵對的問題，不能說是一「黨派之爭」，國民政府是代表整個中華民國的，他所代表所維護的是全中國的利益，不是一黨的私利，他是中國唯一的中央政府，為舉世所公認，這也已無爭辯了。歷年來，中共和中共之間的商談，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場，先後發過過的很多商談文件，也一一寫明了是政府和中共的談判。因此，說中共問題是「國共問題」，說政府和中共商談是「國共談判」，都是不明關係容易混淆是非的誤解，應該糾正。

(二)不必諱言，由於中共武裝部隊的阻撓，國軍北上，饒幸交頭，爭奪城池，全國範圍內不小規模之軍事衝突的事實，是早已存在了。自戰八年，全國人民不忍再見戰爭，特別是國內戰爭，這種心理，是一致的，真誠的，言論界代表這

類有思想上的岐異，所以由手人類所維持的報紙，一定亦要反映出其與眾不同的色彩，這種色彩作用在生存實踐上即可名之曰立場。這一立場就是這一報紙說話的基調，而代表這一集團的思想與利益。凡報章、雜誌、喉舌一事一物，必本此基調，發揮主張，擴大其生存意志作用於行動。政治影響，例如如有以政黨或革命黨為背景，亦有代表職業集團的報紙或宗教信仰的報紙，雖然其宗旨報紙亦不能離却政治活動，中外皆然，沒有例外。則凡各種不同的報紙以至報人，祇有把握自己，堅定立場，說他自己應說的話，向他自己所要求的一定方向去努力，這才是正當底事，才合乎工作道德，不致於背離他原來的政治信仰。新附自由運動的主要目的，亦無非在於此。

我又以為一個社會主義者作社會主義的政治宣傳，原不足為怪，但社會主義者假借其他主義來散布劣化思想，那是不正當的，同樣，自由主義者作自由主義的政治主張，亦不足為奇，但自由主義者利用或竊據他人的工具，假借「名分」，捏造事端，誣報消息，違反報紙本來立場，而又作非自由主義底的反動政治之煽惑，這手段雖是辣毒，却終覺得過於卑劣，殊非報人應有的態度，這可以說是在破壞新聞自由的，最下流的作風。

報紙報人之必須有立場，我在上面已經再四的說明了，唯其，在表現上，他們一定要以他們的立場來宣傳自己的好與對，當然也要評論別人的不好與不對；何以要說他自己的好與對？為的是要求顯明自己底立場與態度，宣揚自己底理想和主張，把一黨或一團體的利益和全般的利益一致起來，把自己的見解與眾聚的見解協調起來，這樣便可以獲得廣大的同情與共感。同樣，說別人底不好與不對，並非一味的謗言，而是要拿自己的好，托出別人的不好，拿出自己的對，托出別人的不對，又要透過自己的立場（主觀）拋入到讀者（客觀）的心目中，才能够，公平無私地判定他底好與否，對與不對，他底好不好，對與不對。可是，對於別人的好與對，尤不能一味抹殺，好的一定要說他好，對的一定要說他對，不過說別人底好與對，也不是隨便隨口說，說別人的好，不能忘却自己的好，說別人的對，更要說自己的對，因為，所以說別人的好與對，並非否定自己的好與對，而是要以自己的好與對，去尺度別人的好與對，如果兩者相合，實行相輔相成，則可以互為標榜，同心合作，向同一個目的而努力，善為好「好」，亦自然對「對」，好的還是自己的信仰，對的還是自己的主張，成功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所以要想評論別人的好壞亦不能離却自己的立場，換句話的說，判斷別人的好壞是要透過自己的觀點，去適應或激發大眾的好惡的，說者一味捧人家的場，所起了自己，其結果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不是忘本！要棄自己立場，就是出賣自己靈魂，變為軟體動物。今天有若干報紙和報人就是這樣地犯了喪心病。

我在這篇短文的結語上，祇有一句話，如果我們真正維護新聞自由運動的話，那末我希望報紙報人們，一定要把握自己的立場，拿出自己的真正面目來，說自己應該說的話，千萬不要偷偷摸摸，做出那最無恥的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落得個「一身世」，「清明」，別老讓讀者們笑話才好。

種民意，發為輿論呼籲「雙方」停止軍事衝突，也是一致的真誠的，而且是十分迫切的。但有一點必須明白，在軍事衝突尚未演成時，以「旁觀」者立場，不問是非，呼籲參與衝突的雙方停止衝突，以表示民意之所向，這是對的有效的。在衝突早已發生而且日在擴大今日，這仍然僅僅作空洞的呼籲所謂「雙方」停戰，那這種輿論，便已失去意義了。在今日，已經到了必須追究責任，分清是非，掩護是，指斥非的，以真正的輿論為真理這一方面的後盾，去制止騷擾者的繼續胡為的時候了。言論界說：「那一方發動內戰，那一方挑撥離間，都必為全國人民所唾棄。」這話很對。可是，究竟那一個挑撥離間？代表民意而又指導人民的言論界，為什麼不據實指出，讓人民認識究竟誰是誰非呢？問題已演成萬分嚴重，我們需要以真正的民意來制止解決，再不能是非非不痛不癢說些無求「雙方忍耐，雙方覺悟」的空話，這「雙方」二字早已失它的「公正」意義了。前張揚作亂，蔣主席蒙難西安，當時全國言論界秉持正氣斥責奸邪，立場何等嚴正！力量何等偉大！因為言論認清是非，適問是非，才產生出那樣偉大的人民的力量來，使張揚知民心所向，民意難違，終於自動覺悟，化凶為吉，事件和平解決。今天言論界的正義到那裏去了？我們面逢今天如此緊急的局面，其程度較「西安事變」更大更深，還不應該趕快明是非，辨忠奸，去公道，明白白痛痛快快的說話來伸張民意和正義嗎？再說一次，當衝突未起時，尚可以「旁觀」，呼籲「雙方」忍耐息爭也是對的，當衝突業已爆發擴大時，良心和責任便不能容許我

嚴重注意擴大武裝中的幾個問題

(件文密秘共中)

編者按：這一文件是勝利以後，在中共全黨積極從事內亂中，蘇北共黨「紫石縣委」對於「擴大武裝工作」的指示信，從本文件中，使我們獲得充分的了解：

一、在中央「停徵兵役一年」明令以後，「軍隊國家化」聲中，在毛澤東來渝商談期內，中共依然積極進行擴軍，並且以擴軍為全黨的中心工作，其他各種工作，都要圍繞這個中心，適應這一任務的達成。這是勝利以後，時局日趨嚴重的主要原因。

二、也正與「軍隊國家化」之旨相違背，中共對於擴軍工作，是要他每個黨員幹部全體動員，對已經組成的武裝，規定應由各區負責同志「親自掌握領導」，可見中共對於一黨私軍是如何重視！對於全國人民期望中共覺悟，交還軍隊於國家這一點，可說是一個行動的答覆。並且，還可注意，像這樣一件「擴大武裝」的工作，正是由中共黨所主持，指示，這不僅超越了中共本身「政」的職權範圍，而且更與「民主」「人民」無關，難道勝利以後，一黨私自瘋狂擴軍，也是「人民」所願意，且為「民主政府」所應主持進行的嗎？

三、勝利以後，還在擴軍，任何欺騙掩飾，都是缺乏意義的，所以本文件告訴我們，中共黨內若干黨員幹部對這一件工作很冷淡，這或者也是天良未泯的表現，而在人民方面，則是怨憤反對，被拉征入伍以後，則是動搖逃跑。這對於正當今天中共向國內外起勁宣傳着「人民的軍隊」的時候，實在是一個幽默的諷刺。

四、中共違背人民意志的「擴軍」工作，是怎樣進行的呢？文件清楚告訴我們：是欺騙、強拉、不顧家庭生活、拘捕、恐嚇，以「小鬼」為幹部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的罪惡手段。而文件所指示的改正意見，雖然方式不同，但其為欺騙則一，所謂「政治的動員」「宣傳隊」「家庭訪問」「大會」「遊行」等等，難道還不是「宣傳的欺騙」嗎？這種「政治動員」，現在不是用於動員人民參加民族戰爭，而是驅使人民充內亂的炮灰，讀者對此，不知興起何種感想？

原文件是本月九日發的。下圖是全文，隻字未改。

們「旁觀」，而應該代表民意，以輿論力量制裁發動戰爭的罪人，這才是促使衝突停止的積極辦法。

(三)因爲大家將中共問題，看爲「國共問題」，所以言論界又每喜用「國共衝突」或「國共兩軍」如何如何的字樣，這也是一種錯誤。國民革命軍從興師北伐以來，中間經過幾度整編訓練作戰，一直到爭取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他一直是國民政府統轄下，執行國防任務的中國唯一的國防軍了，凡是服從中央政府命令，受中央政府編制調遣的部隊，就是國軍。「軍隊國家化」這一義，對於犧牲戰鬥二十餘年的國民革命軍將士，其實是已無庸解釋的，而對於現在的國軍，我們如果還稱他爲「國民黨軍隊」，這實在是一種惡意的詭譎，國民黨方面甚至取消了軍隊黨部，凡此皆係衆所公認的事實。反之，也不必爭辯，中共的部隊，名義上雖然用了國軍的番號，不過，實際上早已不聽統帥部的命令，自由擺佈，任意行動，甚至已和國軍公然對敵，中共也從不否認共產黨自有軍隊，且要繼續無限地擴大下去。如此，從軍事衝突的責任問題上來講，中共部隊早已成爲對中央政府「叛變」的部隊了，(全國人民不願意他們真正叛變，是另一回事)，言論界如果將國軍來和不聽命令和國軍敵對的叛軍並提，稱爲「國共兩軍」，實在是無是非不公平的錯誤說法，不能叫全軍將士心服，不可不早加糾正的。

新。 (四)言論界還有「兩種軍」，那就是常常將政府和中共的商談，稱爲「國共商談」，這也是不可不糾正的。政府和中共商談的，僅僅是準備

嚴重注意擴大武裝中的幾個問題

——紫石縣委給各區委的一封信——

各區委：

對於擴大武裝工作，由於大家積極堅決的執行任務，由於很多同志的模範帶頭行爲及其他原因，已獲很大成績，但這些成績還不夠適應當前形勢的需要，還沒有完成全部任務，因此，還需要我們「勇敢再勇敢」的繼續努力，同時，我們在工作中還有不少缺點毛病，必須糾正。八月二十八日我們曾提出：「目前擴大武裝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現根據最近所了解的情況，再提出一些問題，務希大家予以嚴重注意：

(一)擴大武裝工作，還未成爲當前紫石解放區的中心工作，還只是黨委區長，部份鄉級幹部等少數人的工作，有些部門，有不少的黨員對擴大武裝工作還熱視無睹，以爲「事不關己」，採取「高高掛起」的態度，更沒有把各種工作圍繞着擴大武裝這一中心工作進行，也正因为這一主要原因，各地還沒有普遍造成反政動員、擴大武裝的熱潮，這一任務，尙未變爲羣衆運動，因此，擴大武裝與羣衆運動形成脫節，新部隊是成立了，人民尙未知道，新的抗屬尙不知兒子丈夫參加了武裝，家庭具體困難問題也無人顧問，詳細份子還未得到適當制止或處理，有些謠言起着對我工作的破壞作用，對羣衆的影響頗大，甚至有些幹部也將信將疑，無決駁斥。

(二)認真的深入政治動員，尙未成爲每個同志所注意，爲了一時完成任務，(其實並未完成)欺騙現象仍是存在着，而且造成了嚴重的惡果，有的動員時說：「打游擊去，三天回來」，「去到街上維持治安，輪流換了去」……等等，有的甚至在田裏做事臨時叫來，鞋子衣服也沒有穿，結果部隊集中後動搖逃脫現象嚴重發生，不但工作白做，而且在部隊中，民兵中，羣衆中造成極壞的印象，妨礙此後工作的進行，「吃力，不討好」，這是必須反覆提出的，過去有過不少的教訓，但還未成爲同志所注意和接受。

(三)爲了完成數字，不很好的注意質量，照顧到各方面。不夠條件的小鬼，其他部隊機關開小差或精簡的戰鬥人員，隨意收容，有的且認爲這些人在主力幹過而提拔爲幹部，這樣固然對新建立的武裝沒有好處，對他們原來的機關部隊則起不良影響。

對此，我們的意見是：(一)要把擴大武裝仍作爲目前全黨全紫石解放區的中心工作，每一個幹部黨員都須建立

能是中共問題和中共提出的主張而已。真正的一國是會商一詞，祇有是國民參政會或準備中的政治協商會議才適合。因為在野者除了中共以外，尚有其他黨派和全國廣大的人民，中共何能全部代表？言論界又有人將最近政府和中共代表的談話記錄，稱為「國共十協定」，這也是不妥的。十月十日公布的談話記錄，僅是初步會談的結果，並非最後定論的「協定」，以關係說，這是「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並非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協定。再，言論界近有人提出「東方的希臘」一詞來比擬今日的中國。提出這種主張的人，如果是有意的，則他別心之毒，實令人不寒而慄！如果是無意的，則錯誤很深，需要糾正。何以言之？因為今日中國的政府，並非流亡政府，也不是代表保守勢力的政府，其威信之高，權力之強，更絕非任何一個歐洲流亡政府可比。並且，絕沒有也決不致於有斯科比將軍那樣的人物在中國來中國，也絕不會有斯科比將軍在支持所謂「左翼勢力」。祇有別具用心的人，才會故意造作這種謠言，企圖挑撥盟邦感情，擴大糾紛，用來掩飾並達成自己的胡行妄為。這也是言論界所不可不辨的。

今日的國運到了千鈞一髮，危如累卵的地步了。如何還能容許大家「旁觀」？如何還能容許糾紛擴大？言論界為人民前鋒，民意代表，大家有權要求執筆諸公一秉正義，明辨是非為真理為國運說話！

(完)

這個思想，圍繞着這一中心任務進行各種工作，要不斷的糾正某些幹部黨員認為天下太平，等待上綱享樂，有了城市不會鄉村的一些思想偏向，蘇中報江潮報所載「正視現實糾正思想偏向」的社論，應作為教材，深入教育、反省、自我檢查，到達到正思想的目的。

(二) 要使全縣造成反動動員，擴大武裝的運動熱潮，使人人認識到擴大武裝之重要與反動中間自己應盡的責任，適當的揭發與駁斥謠言，使羣眾普遍為勝利而興奮鼓舞，積極參加反動的情緒成為絕對優勢，青年人要求參加武裝，有兒子丈夫參加了武裝的人家不拖尾巴，別的人及時的幫助他們解除困難。其具體工作如：

1. 動員小學教師小學生組織宣傳隊到唱歌演劇、演說、家庭訪問、遊行、呼口號、捉秧歌，均以擴大武裝反動動員為中心，可以江潮、蘇中報公佈的宣傳提綱要點，配合具體情形作材料。
2. 有新解放市鎮者（如仇湖時堰等）及在各地是以影響很大的適中地區召開範圍較大的慶祝解放（或慶祝勝利）及擴大武裝的羣眾大會，提燈火砲遊行，（各種舊的燈籠的形式均可酌予採用）這一會議，事先必須有很好的動員組織工作，才能收效，否則又會是白做的。
3. 進行優抗工作，慰問工作，目前特別是解決抗屬生產勞動的問題，（例如收稻耕田糞泥等）

4. 召開婦女、老頭子、士紳等各種會議，對各種不同對象說明各種問題，進行教育，總之要使擴大武裝的反動動員變成各階層各部門的工作，而不孤立或少數幾個人身上來做。

(三) 深入檢查現有的各種擴大武裝的動員組織辦法，政治動員的必然成功，予以褒揚鼓勵，用以教育非政治動員的，沒有進行政治動員而用其他欺騙等辦法，必然失敗，應將其結果告訴他們，教育他們，不要輕意批評，少批評甚至不批評，使他們思想上認識到，真正體會到，非政治動員的方法是不行的，要失敗的，要找出克服改正的辦法。

(四) 注意擴大武裝不要濫等充數，只為完成表面任務而要注意質量，並且注意不借為了眼前本身的工作，而要顧及到各方面，以免因本位工作而影響其他。

(五) 已經組織集中之武裝，應由各區負責同志親自掌握領導，進行鞏固教育工作，並作上升之思想準備，自新部隊逃脫之戰士，務以政治動員的各種辦法，使其來歸，嚴禁拘捕恐嚇等辦法，以免造成更壞的結果。特此致以

縣委

九月九日

郭沫若的孔子論

楊一之

五四運動以後，大家提倡民主與科學，於是乎不民主科學的孔子，成爲衆矢之的。打孔家店的英雄們，拿吃人的禮教來作爲罪狀，近年來，風氣又變，馬克思也穿上了嗚呼哀哉，表面上好像馬克思進入了我們的文廟，而實際上是想把孔子拉進了馬克思的教堂。因爲照前進朋友們看來，中國過去的文化是封建文化，是要否定的。可是這麼一來，要承繼的文化就落了空。前進的朋友們想要承繼張角黃巢李自成的文化，可是那些什麼文化都未道傳下來。說馬克思就是中國的李自成，不大能夠說得通。郭沫若先生到底在古代研究的健者，他竟從封建文化大師的孔子那裏，發現他原來是張角黃巢李自成的至聖先師，一向大家反對封建的孔家店，卻是革命的亂黨。孔子穿上西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有着落。而替孔子化裝的，那是郭沫若的「孔子底批判」。其實應當叫做「孔子的改裝」。

郭氏一開始就說，一到現在要來論孔子與墨子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都是大師，有不少的門徒，尤其孔子，二千年來是被視爲了通天教主的，關於他們的事蹟與學說，自然不免有不少的美化和神益。……因此，我們如未能探求得他們的基本立場之前，所有關於他們的傳說或著作，我們都不輕率地相信。郭氏先把他們的傳說或著作，一概否定了，認爲不可相信。這一來，應該從什麼地方「探求他們的根本立場」呢？郭氏說：「我們最好是從反對派所傳的『故事』與『學說』中去看他們相互的關係。反對派所傳的材料，毫無疑問不會有溢美之辭，即使有誣謗淫惡的地方，而在顯明相互的關係上，是斷然正確的。因此我採取這一條路。」

於是乎郭氏從反對孔子的反對派當中，選了三個故事，證明孔子是一個亂黨。這裏祇舉他的第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是「墨子」書中非儒篇裏的：「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

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也。今寡人問孔子而子不對，何也？

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親，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釋（獲）。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周謀以率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無之爲亂非仁之義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

景公曰：嗚呼，則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

這是孔子是亂黨的第一證據。不幸，郭氏自己說：「這個故事，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齊白公之亂見左傳哀公十六年，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七月白公勝發難。齊景公呢，已經死去十

二年了，晏嬰比景公還要死得早。因此，以前的人便都說這是墨子的誣罔之辭，那自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郭氏祇要證明孔子是亂黨，所以即使說誣罔之辭，也認爲「從這兒可以看出墨子是反對亂黨，而孔子是有幫助亂黨的嫌疑的」。筆者在這也無暇辯論孔子於否亂黨。不過郭氏這一方法，覺得有些危險。祇要從反對派那裏搜得了一些誣罔之辭，即可作爲有力的證據，以後打官司就沒有是非可辨了。今天如果拿馬克思列寧的反對派所說的話作爲材料，論斷他們是什麼什麼，前進的朋友們肯容忍麼？何況郭氏用的又是反對派誣罔之辭呢！即就郭氏自己本身而論，當年日本大學那編日目的左傾人物，祇有郭氏安然住在妻之國，研究甲骨文文字，還受日本帝國元老西園寺所支持，如果郭氏的反對派，就此也編造了一個郭氏與西園寺關係的故事，這個故事，一定要比郭氏舉的故事更正確些。因而又有人根據郭氏與西園寺關係的故事，斷定郭氏是法西斯的走狗，我們卻不忍說：「即使有誣謗淫惡的地方，而在顯明相互的關係上是斷然正確的」。

符詩與新詩之命，猶文言與白話之命，從「前進」的眼光說，當然維護新詩反對舊詩。

也有例外。
茅盾說：柳亞子「雖然用文言寫舊體詩，可是思想內容完全是新的，比起專寫新詩的朋友們的作品來，反而更加新了。」

又說：「現在有些新詩其實在不易懂，」柳先生的舊體詩又剛相反。儘管有一二典故我們得查查的，可甚全體……思想正確，情緒熱烈，立場堅定……儘管其中有些字眼不易認，有些典故不大知道出處。在這一點上，我說句冒昧的話，我寧願柳先生的舊體詩，而懼怕些新體詩。」

柳亞子的詩詞近作

司馬文偉

既然是出之於茅盾先生之口的，新詩的死，便是判定了。
從文言的舊體詩，到語體的新詩，又對新的文字舊詩，恐怕是猶疑三律的應用吧。
實際的意義是：「切爲了政治目的。」
爲了拉攏運用那些自命不凡的「才子名流」，「開明大士」，服役於自己的政治目的，便不惜曲意逢迎，粉飾吹捧，自己提出的理論主

張，悉可更改，甚至放棄。
這就是爲什麼郭沫若不將「今日原」的封號，贈與那些爲中國新文化建設運動苦勞力的新詩人，而去送給文言舊體詩吟柳亞子。也就是爲什麼像茅盾那樣的作家，也「寧願柳先生的舊體詩，而懼怕那些新體詩」了。
這是「舊體文學」發展的成果嗎？
文學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與價值，完全被當作政治的工具。於是「

革命的舊體詩詞」便運籌策地出現於「無產階級底喉舌」報紙，「董老」「吳老」「X老」，還有郭沫若，柳亞子之輩，往來唱和，不絕，聲聲感我！
現在，看看所謂「今日原」柳亞子「更加新」的舊體詩，究竟如何「新」法呢？手頭有一本上海出版的「民主」第三期，載着柳亞子的「詩兩首」如下：
詩兩首 柳亞子
爲魯迅先生九周年祭作

(一)
迅翁遺教堂皇在，不作空頭文學家。抗戰八年成勝利，袖平初步年餘芽。光明已見前途好，曲折寧辭道路除。論定延安尊後聖(舊句)，毛郎一語莫蒙誇。(二)
生埋柔石千秋恨，少石犧牲一例同。

(廖仲凱先生女婿李少石，爲十八集團軍祕書，新華日報編輯，十月八日死於非命)。
特務橫行人亦泣，士兵失教國終凶。咆哮已聽機前語，恩怨難消世上蹤。血荐軒轅吾豈吝，傷心無地用英雄。(「吾以吾血荐軒轅」，迅翁舊句。)

非讀這樣的詩，不覺混身冷戰，未敢再讀。第一首毫無內容，「論定延安尊後聖」「毛郎一語莫蒙誇」二句，並不是紀念魯迅，倒是捧頌毛澤東，而且是爲毛博讀命令「延安」二字，也顯見得柳亞子之擊已認延安爲京城了，居心很爲明白。第二首完全爲無的放矢，顯倒是非之作，毫無意義，李少石死專真相，國內各報，舉聲登載，李所乘汽車司機戰傷士兵，殺罪圖逃，其他士兵鳴槍攔阻，李中彈身死，可見其死因完全爲李等罪禍於先所致，事後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主任錢之光，曾函請備當局致謝。柳亞子將此事牽涉到「特務橫行」

「士兵失教」上面去，惡意中傷，殊不可取，士兵何罪？橫遭亂殺，柳的居心，也實在可鄙之極了。「血荐軒轅」，革命革命，柳亞子革命「了幾十年，除了坐吃空談以外，究竟流過多少血？幾次血？我們很願獲得答復。「傷心無地用英雄」，明明是躲避流血的掩飾語，這標的「革命者」，還不值得頌揚嗎？
再看柳亞子「革命的詞」應！十二月一日的上海大公報，轉載有毛澤東柳亞子二人唱和的「新

「兩首」

毛澤東年來竭力提倡「人民的文藝」，遂以命令派詩人作家動員到農村去。想不到他本人反大詠起「新詩」來，不知道與「人民」究竟有何關係？有毛澤東的新詞，自然也有柳亞子這樣的「屈原」，來唱和，互相標榜「革命」。現在轉錄毛澤東的原詞全文如下：

沁園春 雪

毛澤東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看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盡是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山河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 潮 新 •

我們一向知道毛澤東是一個個人英雄觀念和領袖慾極深的人物，現在讀了他的詞益信不疑。這首詞充滿了自鳴得意獨霸江山的帝王思想，表示毛某奪取江山的本領，比較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成吉思汗，統要高明多多。「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多够自豪啊！

延安出版有一種農民讀本，開首第一課便是「日出東方一片紅，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加上現在「毛主席」自己一唱，「人民的文藝」真更光芒萬丈了。但是我們能够於馬列主義中找到它的註脚嗎？

柳亞子爲要表示自己「革命」當然樂於吟和，原詞如下：

沁園春

柳亞子

大韻和潤之詠雪之作不盡依原題意也

甘肅重遊，一閱新詞，意共雲飄。歡青梅酒滯，余意惘惘；黃河流濁，擊世滔滔。鄴窟山陽，伯仁由我，拔劍難平塊壘高。傷心甚，哭無雙國士，絕代妖嬈。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猶難氣概；稼軒居士，祇解牢騷；更笑胡兒，納蘭容若，豈句裏情中意。君與我，要上天入地，把握今朝！

毛澤東的詞，雖然意識錯誤，但尚有一讀，柳亞子這首詞，除了幾處歌頌之外，殊一無可取。他將毛澤東捧爲一個空前絕後的太詞人，或「人民的文藝」立場來看，柳亞子這一捧，反損害了毛澤東的地

位，這或者是出乎柳亞子的意外的。其實，柳的真正意圖，是想藉毛澤東來抬高自己身價。試看「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口氣何等誇狂！但又適足表明與奴才上表稱臣的行爲，並無二樣。

對於「今屈原」柳亞子的詩詞，我的評價止僅於此。在新中國文藝建設過程中，受政治極權的危害，原是意中事，願年青的新詩人，繼續辛勞，勿因此而有懈於努力！

本刊改出週刊緊要啓事

本刊爲一政治的、理論的、批判的定期刊物。三年來，在全國廣大讀者督責愛護下，呼籲統一，堅定抗戰，艱苦奮鬥不懈，茲值抗戰勝利，時局明朗，爲適應時需，促進和平民主統一的新中國建設起見，決定自明（三十五）年起，本原有宗旨，改出週刊，革新版式，充實內容，藉副讀者厚望，尚希讀者諸君，一本愛護本刊的熱忱，繼續惠投鴻著，賜以教言，俾免阻越，無任企盼。此啓。

「民主」

與「抗幣」

蘇浙邊境中共
活動真象之一

姚敏

一、「民主」

商號倒閉以後，重新開張，就得換過牌號，中共的首領們，似也懂得這個秘密，什麼黨呀，主義呀，已引起民衆的信任，爲了投機，就在我中央實施憲政以前，搞出一塊「新民主政府」的招牌，用肉麻的幌子，想來扭轉老百姓的心，但是事實的演出，却比專制更專制，試就其對我一部份鄉保

述：他就會對你說：「民主政府無論民主到怎樣地步，總不能讓老百姓做主的。」楊雲先生對於共軍有着很諷刺的批評，就是初見點頭，再見搖頭，最後要頭的三頭主義。可是他們這一次的態度，變了越級而行，初見就跳在搖頭與要頭之間了。古語說：民情若水之就下，阻之則溢，民衆對這個不兌現的「民主政府」和只打自己不打敵人的「民主軍隊」，憑你渲染得天花亂墜，總有不滿意的言論和態度表示，並且我國有數千年遺傳下來的正統觀念：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到現在還被認爲「長毛反寇」，何況一些毛匪呢，因此時常有犯了一「反動派」的罪，而被暗殺和監禁的。

二、「蘇北公學」

以有限的兵力，作縮小的企圖，在用暴力強佔以後，當然要立即加以政治控制，想頃刻間消化這塊土地，於是階級階級的一個或幾個鄉村，就有縣政府和區公所，需要自己人，這類人的製造廠，叫做「蘇北公學」。他們有着「蘇北公學」的組織，但組織主管的人選，固執的頭腦，但特別在表面上待人接物，都訓練成都市中頭等名妓的本領，能順着對象的心理，和你糾纏不清，「城頭上跑馬」，歸根結底，就談到他們的政府怎樣合理，將來的世界一定屬於他們的等等麻醉性宣傳。若逢到有利利用可能的人，就不惜卑躬引誘，請你替「國家出些力」，加入他們的夥伴，一次不成則二次，二次不成則三次，三次不成，這對象就有「頑固派」和「反動派」的危險了。

三、渣滓

「蘇北公學」的產量，也未見十分豐富，要登臺做戲，就得有配角，有打家劫舍，也得有幫兇，中共的縣區組織，大都是仿照我們的科員，區公所也有幹事指導員之類，加上縣大隊區中隊等的軍事配置，湊合起來，縣就有二三百人，區亦需五六百人，其人才來源就利用沿途擄掠的方法，好在我們抗戰八年，很有一部份陣亡上遺棄的渣滓，來者不拒，儘量收容，這廢物利用的辦法，倒也成效卓著，居然被拏了許多戲劇班子。

不過這些「配角」和「幫兇」，除却吃飯和拿錢之外，很少是能起作用的，中共方面爲了支撐場面，既來之則安之，隱隱然都變了行動上的累贅。

四、功狗流氓

當地民衆的不心腹不合

作，但是最毒辣的手段，最兇狠的辦法，都是無法解決的，這對於他們軍政開展的各方面，確是一個無慮問題，不得已而求其次，於是流於地痞，爛賭賭棍，走上了這道，這道介紹，都成了「新民主政府」的功狗。

「材料軍情」搜查我方文件物資，偵察我方公務員動向等，都成了功狗們無上的功狗，而對於我黨我軍，亦有財產之民衆，亦通受其禍，敲榨勒索，無一倖免，中共政府雖有周知，但大約爲獎勵及報復計，一概置若罔聞，從此從前不齒於鄉里的無業游民，空人爲之傳言，現經大部伏法，但也還託編做了一個黃金時代的夢。

五、正宗收入

爲粉飾「節省民財」的口號，所以公務員的待遇，在表面上是十分苛刻的，但是這批職員，却不肯爲國他人的成功而吃苦，因此「充實」就成了他們工作的目標，例如公休公物，公務員財

產，「反動」商人的貨物，「頑固」農民的米糧，只有你想不到辦法，能够轉到「民主政府」的手裏，就三七分派，皆大歡喜，「一分心計二分財，可謂可謂了。

六、人民團體

「聯合各黨各派各階層共同抗日」這多麼漂亮的名詞。

「爲了，我們固不談，派以外，當然就是「新民主派」，不聯合而自聯合了，至于各階層，是指農工商學等，根據這個「共同」理由，可以進一步而對人民團體施行監視和籠絡了。便用這種方法，恢復我們固有的農商等會，而給他們戴上一個「抗日救國」的帽子，例如農會改稱「農民抗日救國協會」等，復興組織所謂青年抗日救國協會，「意欲將我國青年青年，一網打盡，但是這計劃對所得的效果，却很可憐，因爲農商等會，雖被迫成立，不過行于威勢，實則

貌合神離，未能發揮一點作用，而「青年抗日救國協會」，除嚇跑了大批青年之外，始終未能成立。真是「曲高和寡」，徒喚奈何而已。

七、變相稅收

每縣有一個「貨運管理局」，設局長一人，股長若干人，交通要隘，設有分局主任，請起貨管理局局長的補能，似高至縣長，其人選皆屬中共嫡系，搜括技術，精明幹練，他的任務除徵收苛捐雜稅以外，還有一個更重

要的使命，即要你們的全部財產，向他們詳細登記。假說收稅是「管理」，那末登記就是將來把人民財產「運」走的預備了。然而很遺憾，因爲爲期尚短，「管」了不及「運」，只算做得一半。

稅要收得重，而又希望人民討好，于是想出一種「朝三暮四」的辦法，雖然分著日用品消耗品等類，而在同一個地方，進口加出口，扣起來總逃不了值百抽十，譬如雜糧，進口值百抽三，

出口爲值百抽八，化妝品等類，進口值百抽九，而出口爲值百抽一，至烟酒等類，奢侈品的，有竟達值百抽三十的。就是一包老烟半斤食油，你休想逃過稅卡。至于這大批錢的收入，據說是補充共軍給養的，但共軍使用的，却全是「抗幣」，此中玄妙，只有他們自己知曉。

八、小麥

分批搜刮，總不如發行紙幣爽快，於是繼爲中儲券之後而有一「抗幣」的發現，真是先後媲美，強迫使於浙西的，有「江淮」「江南」二種分一元五元十元等，大小約與我浙江地行的五分券同，而印刷和紙張的簡陋，則相去遠甚。通行的價值，每一元抵我法幣五十元，並

於領用前夕，中儲券「天北行政公署」張貼佈告散發傳單，其中最顯要也最滑稽的一點，便是說：蘇北的金融小麥，就是一「抗幣」的基金，所以小麥價格未上漲，則「抗幣」與法幣的價值，還要提高云云。「抗幣」和小麥會

聯起婚來，這種荒唐言論，固然得不到民衆的相信，但在人人有一「反動派」資格的环境下，誰可敢拒絕呢！

當共軍在路東（京杭國道）總潰退之前，他們已覺悟到沒糧的命運，此外最感缺乏的是糧食，因此又想出一巧妙的方法，說情願所得，激軍即將大舉掃蕩，游擊戰術的要義是擊破游擊，食糧又是軍隊命脈，應該移至後方。於是每鄉鎮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按級攤派，急於星火，而更由爲「蘇浙軍區司令部」發表緊急戒嚴令，在十幾項格殺無赦的條例裏面，「藏匿餘糧」，也是其中之一，以致鄉村市鎮，無不怨聲載道，而他們不以爲恥，反洋洋得意，揚言敵如來犯，不打亦將餓死，後來在糧荒最嚴重的時候，餓死的不是敵軍，而是被「解

九、搶糧

放」了的貧民。

秋收了！農民終歲耕手

十、割稻

有關「解放區」的二個文件

中共在陝北「邊區」的行政效率如何？外間往往被它的虛偽宣傳所蒙蔽，很難得到真實的報道。最近我們從兩項文件中，得悉了從中共首腦的延安，直到其地方偽政權的行政專署的腐化貪污的實況。現在分別摘錄於後：

(甲)「邊府政務檢查報告」

「邊府辦公所」於三十四年二月六日的政務會議中，曾討論到行政效率問題，並聽取各所處院會報檢查工作的情况，結果發現了不少缺點，據二月八日延安解放日報載稱：

「歸納起來，主要為：

一、領導作風上還存在着某些官僚主義殘餘，特別是在幹部政策的掌握上，還有不少缺點。「教育廳柳廳長」反省說，他分配幹部工作，多採取「攤派方式」，民主作風不夠。

二、工作作風缺乏主動性，特別是一般幹部，對於工作常處於被動態度，如「財政廳」未能主動去了解與幫助各機關學校，僅讓人家來要東西，並且又推又拖，因此常挨罵。「民政廳」也只是上面忙，下面常是推拖，缺乏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精神。

三、業務不精通，如「財政廳」的會計制度，至今仍各持一套，不統一。「民政廳」工作缺乏中心，零亂。有許多屬於司法和其他機關的工作，如調解，帶基動員，牲口租架等，也接受或攬了過來，結果妨礙了本身業務。「保安處」業務不夠熟練。「教育廳」缺乏調查研究工作，解決問題常靠外面。「建設所」去年忙於開會，因此也妨礙了業務的研究。」

本刊按：從上可知，「邊區」的行政是零亂，是推拖，對各部門經管的業務，缺乏研究精神，和精通的技術，並且存在着官僚主義的作風，尤其連司法獨立這一點，也尚未做到。

(乙)路西行政幹部幾種不良傾向

三十四年一月間，中共軍補路西行政督察專署發的「目前行政幹部幾種不良傾向與糾正辦法」中，對於他們行政上腐化貪污的事實，有詳明的檢討，並指出了下列幾種不良傾向：

一、違背官僚主義，存在着高官厚祿的嚴重錯誤。這表現在：A、坐在金鑲殿上發號施令，完全以命令解決問題，不求實際。B、命令行不通，不研究原因，而取強制辦法，人民痛苦萬分，敢怒而不敢言，這種「只知做官不知愛民」的作風，是逼死人命的作風。

二、公開抵抗「政府法令」，破壞「政府制度」。譬如政府不准亂捉亂罰，並訂出法令條例，他們還在那裏亂捉亂罰，亂入打人，恣意沒收非禁品物資。譬如政府禁止賭博，我們幹部却竟有輸贏幾十萬的。譬如政府規定領糧領款繳糧繳款制度，他更不執行，不經過領糧手續，先吃了以後再說。款項也是如此，極端的傾向於貪污腐化的道路。

三、對上級隱瞞應付，玩忽公事，工作沒有做，上級去檢查，七拉八扯，推到別人身上自己一點責任不負。

四、貪污腐化腐敗傾向的發展。A、最近發現縣鄉級人員竟有挪用公款四五十萬元以上，狼狽為奸，貪污中飽者。B、嫖女人煎餅頭，整天鬧女人問題，彼此之間，吃醋爭風，把正事擱起不幹。C、領導人民賭博，公然開賭場，總額數十萬。D、三朋四友，山珍海味的大吃大喝。

(註)文件中所舉的金錢數字，指中共自發的鈔券「抗幣」，照中共規定，抗幣每元合法幣五十元，合偽幣五千元。所以如折合合法幣計算，中共幹部賭博貪污，竟達幾千萬元。

上海中央日報
發行廣大 印刷精美
言論公正 電訊翔實
通信迅速 副刊雋永
歡迎直接定閱
每月六百元
社址：上海圓明園路一四九號

那樣的期望，也正是中共年來揭發的大救災，奮鬥的動機，你不來，他們會自己動的，你來，他們也樂意在表面上是口說無憑，多餘的充作軍糧，但實際上這至如此，至於非自耕農的田，被一概認做公田，和「民」，應予全部沒收。可憐的農民，眼巴巴看着滿筐滿籃的金黃稻子，給人家白白搬走，除了叫天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所知道的

華萊氏·麥溫作
里 譯

原載基督教世紀報

中國共產黨是民主的嗎？據說他們是。最近參觀過中共區域的英國記者們認為在那些地方比較在中央政府的地方更為民主。他們的報導是不可忽視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要記着，最低限度記者中有些人不能講中文，而且，和其他地方同樣的環境一樣，他們看到的僅僅是統制那區域的人們所需要他們看到的。

我誠懇地希望這些記者們的論點是正確的，和所有中國的真正友人一樣，我寧願被認為一個中國人的同情者，而不是一個共產黨的同情者或反對者。我不是國民黨的同情者或反對者。我們的關切是對於中國人民與黨的密切，黨派更充分的合作和統一，對於戰後必須實行善後的廣泛程序，無疑的將是一種極大的幫助，但是我對於這兩個集團統一的可能性從未樂觀過。

或許中共現在是民主了，但據我對於他們的經驗而言，他們的制度裏很少民主的事實。我以傳教士的資格在中國住了三十年，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回國。我住的地方，自從一九三七年現階段的中日戰爭一開始，就成為共產黨的防區。我所得關於共產黨的情形有三個來源：私人的接觸，住在共產區域裏的人的報告，以及和這直接發生接觸的可靠外籍人士的報告。在我見聞所及的區域裏，這政府有了所有集權主義制度的標記，沒有一種批評是可以允許的，些微公開的表示不滿，就要受到監禁或甚至死

刑。在共產區域中的生活，都受到嚴格的管制，管制的方法和集權主義政府所採用的並無二致。這種方法的採用，也許他們會辯辯是適應戰時的需要。然而，高壓制人主義和爽直的中農農民們，是忍受不了的。我常常說，以我的判斷，中共所殺害的中國人，無疑的比日本人要多。我了解林語堂在他的新書裏面說：共產黨殺死一個日本人就要殺死六個中國人，普通處置「奸細」的方法——所謂奸細，便是任何住在敵區的人，或是自願陷落市出來而被捕的人，或是身上帶着日人的貨幣的人，也許所帶的貨幣只有一角錢——便是活埋。一舉可謀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就是共產黨的口號。他們公開反對中央政府，到共產區域的中央人員，那怕是為救濟工作，都被殺害了。

以我的經驗而論，他們宣稱共產黨在華北受到廣大的歡迎，也是假的。多少年來，我和成百的中國人談過話，除了共產黨以外，他們都對於共產黨統治公開表示不滿，極為害怕和不信任它的領導，而對於他們沒有自由的痛苦，更是異口同聲，他們都不是同情日本的人，但是不只一個人告訴我，他寧可落在日本人手裏，而不願落在紅軍手裏——這個人裏面，有的是曾經喝過對方的毒藥的。

便到山上的衙署去交涉，一個共產黨員告訴我，他的黨是支持憲法上所保證的言論和宗教的自由，不過由於戰爭的情況不可離棄允許這種自由，高級官員時常向教士保證他們決不阻止在他們統治下的中國人民宗教自由的自由，然而實際上在當地時常遇到大困難，基督徒們有時受到死的威脅。若果他們繼續他們的崇拜儀式。珍珠港事變以後，在這一方面的態度轉變了。那時日本佔領區的教士們，連我自己也在內，收到「八路軍」的信，願意幫助他們逃回家鄉，若果他們要在中國繼續傳教，「八路軍」也完全與他們合作，我的一位中國教友便到北區去了，他得到在那地方布道工作完全自由的保證，可是我認爲在共產黨方面，這種轉變完全是見風轉舵，而起初是因爲歐戰時蘇德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而後來他們轉而幫助同盟國的原因，則是德國進攻蘇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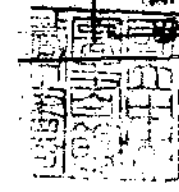
我所簡述的事實，許多人是不知道的，包括在這國家的一些中國朋友在內，但是這些事實應當爲所有企圖了解中國今日情形的人們所知道。

新一潮 (刊定價) 發行所 新洲出版社

主編人 張太風 發行人 張太風

重印一〇九局轉 本報 三十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100.00